

武穆精忠传

天德堂藏板 林岩等◎点校

【第二卷】



武穆精忠传

天德堂藏板

林岩等◎点校

【第二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穆精忠传：天德堂藏板/（明）佚名著；林岩等点校.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2（2009.12重印）

ISBN 978-7-80626-264-1

I. 武… II. ①佚…②林…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2559 号

Wu Mu Jing Zhong Zhuan

武 穆 精 忠 传 (二)

点 校：林 岩 黄燕生 潘 昆

责任编辑：张雪霜

封面设计：徐 超

出版发行：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1998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mm 32 开本

字 数：273 千字

印 张：5

书 号：ISBN 978-7-80626-264-1

定 价：50.00 元（全二册）

目 录

卷 之 五

韩世忠鏖战大仪	149
岳飞两战破李成	152
议防边李纲献策	156
诏岳飞征讨湖寇	160
岳飞定计破杨么	164
牛皋大战洞庭湖	167
刘豫兴兵寇合肥	171
杨沂中藕塘大捷	175
镇汝军岳云立功	179
岳鹏举上表陈情	183

卷 之 六

岳飞奏请立皇储	187
金熙宗废嫡刘豫	191
议求和王伦使金	194
世辅计擒撒离喝	198
李世辅义释王枢	202
胡世将议敌金兵	205
王乌禄大驱南寇	210

宋刘锜顺昌鏖兵	214
张琦大战青谿岭	218
小商桥射死杨再兴	222

卷之七

岳飞兵拒黄龙府	227
秦桧怒贬张九成	231
刘太尉叠桥破虏	235
杨沂中战败濠州	239
秦桧定计削兵权	243
吴玠设立叠阵法	247
岳飞上表辞官爵	251
岳飞访道月长老	255
下岳飞大理寺狱	260

卷之八

秦桧矫诏杀岳飞	266
何铸复使如金国	271
和议成洪皓归朝	275
阴司中岳飞显灵	279
秦桧遇风魔行者	283
弑熙宗颜亮弄权	288
云阳市施全死义	292
栖霞岭诏立坟祠	296
效顰集东窗事犯	298
冥司中报应秦桧	301

新镌全像武穆精忠传·卷之五

起绍兴四年甲寅岁，止绍兴六年丙辰岁，首尾凡三年事实。

韩世忠鏖战大仪

绍兴四年冬十月，赵鼎与张浚出于教场操练诸军。浚执鼎手曰：“此行举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子才，张浚字也。）鼎计有二十万人马，奏报朝廷。高宗谓群臣曰：“朕今养兵数年，已够二十万，则不畏惧敌人。”旁有御史常同奏曰：“臣虽愚昧，未闻有二十万兵而怕人者也。”高宗大喜，决意前征。张浚受命，辞朝奏曰：“伏愿陛下星火差人去召岳飞，领兵渡江，入淮会兵退虏。臣自往镇江督召刘光世、韩世忠等，与兀术决日交兵。陛下以大军出平江取齐。”高宗准其奏，即差内侍赍书，疾忙前去宣召岳飞。一边差官领兵，护送后宫妃后，尽去温州上船入海，投奔福建泉州，暂且停止。

赵鼎又怕高宗亲征之意有变，又奏曰：“陛下养兵将有十年，用他正在今日，闻知圣驾亲征，无不欣悦用命。陛下之心若有少懈，则使人心离散，大江之险必不能保。此江若被虏贼得了，我这江南之地无可靠也。陛下当熟思之。先年只因失了大江之险，圣驾直到海滨无可归矣。”高宗闻其所言，泣谓鼎曰：“非惟朕无所归，累及隆祐太后、妃嫔皆不知下落。今朕决意亲征，卿当激励诸将，尽忠为国。”赵鼎再拜以谢。

时高宗驾起临安府，诸将各拥重兵分道而进。江东、淮南路兵，命刘光世率领；镇江、建康、淮东路兵，命韩世忠率领；荆南岳、鄂、潭、鼎、澧、贵六州并汉阳兵，命张浚率领；江西路舒州、蕲州兵，命岳飞率领；利州路兵，命吴玠率领；明州沿海兵，命郭仲荀率领。赵鼎分调已定，内廷一班文武，并随御驾亲征。高宗曰：“可先遣魏良臣使金，陈两国利害，然后示兵。”胡松年奏曰：“既与决战，何必再通使命。”帝曰：“二圣在彼，若犹如前不悛，朕当与卿等直抵沙漠剿绝丑类，而迎回车驾也。”竟遣行。帝又以“惟韩世忠一路，朕当以手敕命之驻兵扬州，以候迎朕”。赵鼎曰：“世忠兵屯镇江，正当金人来路，岂可移之？圣上便宜裁详。”帝不从，下诏遣使驰报世忠。

却说韩世忠在镇江，得高宗驻兵扬州手敕，感泣曰：“主忧如此，臣子何以生为？”遂聚部下议曰：“君上御驾亲出，兀术约金聂儿孛堇兵出江上，若吾大军进驻扬州，长江必为虏得，江南之地何以为计？”正犹豫间，忽报朝廷遣魏良臣通使金国，径由镇江。世忠闻此消息，以手加额曰：“此天赐吾机会也！”众将问：“计将安出？”世忠曰：“近日金聂儿孛堇屡欲窥睨镇江，以吾屯扎在此，不敢即来也。世忠预画此策，使子牙再出，诸葛复生，金人也逃不出吾圈套也。”众皆未信。世忠因部下“撤去军中炊爨，待良臣至以干粮给之”。众人得令，尽去其炊爨，示以匮乏之意。

良臣入见世忠，世忠与之交论片时，因谓曰：“近来与金兵交战，储积已空，未有甚礼供给。且目下君命移师驻扬州事急，使臣宽容。到金国须决君上欲激励示师江上，勿以朝廷自屈为辞，实社稷幸也。”魏良臣不悦，即辞世忠，亟上马驰去。又报：“赵鼎奏准，即日金人入寇，诏世忠暂停驻扬州，命移守长江以扼虏兵来路。”世忠见旨，度良臣已出境，即唤统制解元吩咐曰：“承州高邮县北门，当敌人之冲，尔可领二千军守于此，以候金人之步骑。”又唤董收曰：“与尔二千铁骑，屯扎天长县鹁口桥。敌人战败，必然奔走那条

路，等他人马过一半，令兵截出，可获全胜。”解元、董收各领计去了。世忠分拨已定，自提骑兵二万，扬言移师扬州，其实驻大仪以当敌骑，伐木为栅，断其归路。令苏胜“列五阵于江口，设伏兵四千，多张五色旗，金兵来到，从中击之”。着霍武“领二千劲卒，各持长斧利刀，背嵬埋伏，闻鼓声即起”。二人依计而去，不在话下。

却说魏良臣径至金军中，先见聂儿孛堇，具知“使金陈说利害，令尔国罢兵息争”。聂儿孛堇问曰：“尔从中国来，宋师动静如何？”良臣对曰：“近日过镇江，已见韩世忠军中乏食，甲士略无斗志，朝廷又命之移师扬州。良臣来时，彼也准备起行矣。”聂儿孛堇闻世忠退，大喜，即起兵至江口，距大仪五里，旗帜漫江，声势甚锐。聂儿孛堇遣骁将挾不野、副将撒孔儿，领铁骑拥过五阵来。

时值冬初，侵早大露迷空。世忠探知敌人薄阵，传小麾鸣鼓。苏胜听的，引四千精兵截出江口，旗色与金人旗杂出，喊声大举。挾不野正不知哪里军来，情知中计，急引众骑退回。苏胜一匹马突入军中，霍武从山嵬引劲卒杀来，两下夹攻。金兵大败，首尾不能相救。聂儿孛堇引大众杀回原路，被世忠骑兵截住。金兵慌乱，陷于泥泽中者，不可胜数，韩世忠驱劲骑四面蹂躏之，人马俱毙。聂儿孛堇死战杀出，正遇挾不野。不野曰：“江淮四下难出，大王可速奔承州而走。”聂儿孛堇引败众亟走承州。霍武部下各持长斧利刀邀击，上砍步骑，下斫马足。挾不野力抵霍武，战不上数合，挾不野战骑先倒，坠于马下，宋军向前捉了。聂儿孛堇杀出重围，走到高邮地界，日已当午。解元已设伏水军，夹河而阵。聂儿孛堇与撒孔儿走来到，忽一派鼓声，河口伏兵齐起。聂儿孛堇惊慌不迭。解元一骑突来，撒孔儿跑马挺枪，直奔解元。二马相交，只得一合，斩撒孔儿为两段。杀死金兵于河中者无数。聂儿孛堇朝斜而走，解元挥兵追杀。聂儿孛堇走出天长，被董收一军拦住去路，又杀一

阵。聂儿字堇只剩得五千骑，漏夜亟走北去。韩世忠大军直追至淮而回。

是役也，金人惊溃相蹈藉，溺死者六七万人。俘挾不野驍虜以下二百余人，掠获輜重衣甲不可胜计。世忠收集各处人马。众将俱问：“抚镇以二万步骑，当金人方张之势，如何料敌若是审也？”世忠曰：“虏贼屡遣人探我虚实，未知其的，不敢动兵。魏良臣为人最吝，不忠于朝。今使金国，必先见敌人，以我军中罄阕及移师事报知聂儿字堇。字堇的信之，动兵。我预备几路皆敌人所必走，是以胜也。”众皆拜服。

世忠遣人以捷报高宗。高宗闻捷音大喜。群臣入贺。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与求奏曰：“自建炎以来，将士未尝与金人迎战。今世忠连捷，其功不细。”论者以此举为中兴武功第一。

评曰：自虏寇再至，藉累胜之威，凭陵中夏，其势甚锐。世忠驻兵大仪，出奇设伏，伐木为栅，断其归路。以为战之不胜，誓以必死，其忠君之心至矣。由是虏兵甫进，伏军夹击。虏兵败，追蹶至淮，则其义勇之气，有以贯彻胸中云尔。论者“以此举为中兴武功第一”，岂不诚然乎！使高宗委任之专，不惑群议，则中兴之业可运于掌。惜乎！不足以语此。

岳飞两战破李成

却说岳飞闻刘豫欲顺流而下，李成既陷襄阳等六郡，又欲自江西陆行，趋浙江与杨么会，具本奏：“襄阳等六郡为恢复中原根本，今当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远遁，然后加兵湖湘，以殄群盗。”帝以谓赵鼎。鼎曰：“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朱胜非也言：“襄阳，国之上流，不可不急取。”帝即下诏江西路，命岳飞进兵。岳飞承命，提兵至蕲州，闻知齐将京超以兵占据，其人骁勇，号为

“万人敌”。岳飞人马渡江，船至江心，谓诸将曰：“我若不擒此贼，再不过此江矣！”

岳飞兵到，京超知岳飞名声，只闭城坚守。岳飞跃马绕城，远远看了一遭，到城东北角，见了大喜。转过来城下，见京超在于城上，岳飞乃使张宪于城下问之曰：“尔本受我圣朝厚恩，为何跟着叛臣刘豫造反？”京超无言可对。他部下刘揖向前对曰：“今日各为其主，不必多言。”张宪回以刘揖言告知。岳飞正怒间，有军正（军正，管粮官也。）来说：“过了江来，后运未至，军中缺粮。”岳飞问曰：“粮料还有多少？”军正曰：“只够一日支应。”飞曰：“明日打开城，便有粮。”次日黎明，谓诸将曰：“我等人马渡江北来，后运未至，前有敌兵固城以拒，后有长江，尔众等今日各当奋力攻开此城，方才得食。用命者赏，不用命者诛！”言毕，挥兵鼓噪而进。着令敢死士五百，径奔东北城角，士卒皆累肩而上，一时间把城夺了。京超见城陷，无处可逃，投崖身死。杀戮虏卒，尸与天王楼俱高。生擒刘揖到于帐下问之。刘揖乞命。飞曰：“我与尔各为其主，不可恕！”腰斩于市。遂复蕲州，分兵前去克复郢州、随州。

岳飞人马到襄阳，遇着齐将李成引兵出城四十里迎战，人马俱靠江岸立营。岳飞勒马于门旗下见之，顾谓诸将曰：“此贼比先常输与我，我今料他离我一二年，想必见事颇多，与先前必不同，岂知此贼今日动静还只如旧。且如步兵，利在险阻之地，骑兵利在平川之地。今日此贼，却将骑兵摆在江岸险阻之地，步兵摆在平川旷野之地。他便有十万之兵，何足惧哉！”乃举鞭指与张宪、岳云：“尔二人领着步兵二千，各执长枪，攻其右之骑队。”又指与牛皋、王贵：“尔二人领着骑兵二千，攻其左之步队。”岳飞自领马来攻中军。又戒众将曰：“今日攻李贼比前日不同，他有虏寇惯战人马在内，须当谨慎。”张宪等领了军令，分头前去。三处兵喊声竞起，一齐攻入。李成支当不住，大败而走。岳飞驱动后军追杀，投入江水

死者，不知其数。李成败走，遂克复襄阳府。

岳飞具奏：“金贼所爱，惟子女、金帛，志已骄惰。刘豫僭伪，人心终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万直捣中原，恢复故疆，诚易为力。襄阳、随、郢，地皆膏腴，苟行营田，其利为厚。臣候粮足，即过江北剿戮敌兵。”时方重深入之举，高宗悦，允其请，而营田之议自是兴矣。是时韩世忠屯金陵。（绍兴二年，诏左氏张纲等条具陈赋，及臣僚献议屯田划，以问中书门下。言建康府江南北岸流田甚广。诏令孟庾、韩世忠措致为屯田之计。）王之奇田两淮。（绍兴九年，令和扬州王之奇措置两淮屯田。）岳飞田鄂州。（岳飞任宣抚使日，为诸军拣发老弱不堪披带兵甲者七十余人，立为军名额，专使营田于鄂州。）吴玠田梁洋。（绍兴五年，诏吴玠于梁洋等州措置官庄屯田。）

却说岳飞大军进邓州屯扎，闻知李成投奔金营乞兵来取邓州。粘罕使副将刘合孛堇领西番人马与李成来到，列阵于西地，上下距营三十里，迎敌宋军。岳飞唤过张宪、牛皋，谓之曰：“尔领本部兵从光化路进，抄出敌人之后。”二人引兵去了。又使赵云、李宝：“引兵从横林埋伏，候敌人过半，从中截杀，吾自引兵策应。”赵云、李宝领计去了。着令徐庆、岳云：“部铁骑五千，横冲其阵。”

次日，岳飞摆开阵势，策马持枪，跑出阵前，大骂：“背天狂逆，今日休走！”番将高仲舞刀跃马，径取岳飞。岳飞约退数十步，只一合，将高仲生擒马上。徐庆、岳云一支铁骑兵从横冲出，将金阵分作两截，前后各不能相顾，大败四散而走。宋军喊声追杀。李成、刘合孛堇抵敌不住，拼死杀奔横林，被张宪、牛皋抄出又杀一阵，金兵死者不可胜数。李成、刘合孛堇正走间，两下伏兵齐起，金鼓喧天，大叫：“虏贼早早纳降！”刘合孛堇、李成惊慌无措，弃了坐下马，扒山逃走。降其番兵无数。岳飞鸣金收军。克复邓州，襄汉悉平，川陕道路方得进通贡税。差人赍本，

报奏行在。

此时高宗驾至平江府，闻岳飞捷音，龙颜大喜，谓枢密胡松年曰：“朕虽素知岳飞行兵最有纪律，犹不知能如此料敌。”松年对曰：“只因行兵有纪律，然后可以破敌。三军惧我者必赢，畏敌者必败，古有是言也。”帝乃遣内侍赍银合茶、药，赏岳飞，并给赏军士银两币帛，及赐御札，催促岳飞提兵东下，解邓州围。诏曰：

敕岳飞：近来淮上探报紧急，朕甚忧之。已降指挥，督卿全军东下。卿夙有忧国爱君之心，可即日引道，兼程前来。朕非卿到，终不安心。卿宜悉之。故敕。十一月十七日付岳飞。

岳飞承诏，领兵径到庐州。虏将乌撒孛堇催督二万番兵，正在攻击城池，听的岳飞的人马来到，即列开寨壁而待。岳飞先遣牛皋领数百骑，悄出阵前，以精忠旗竖起，大喊：“虏贼有强者，早出对敌！”金兵见精忠绣旗展开，大惊，不战而退。岳飞看见阵动，谓众将曰：“虏情多狡，乘其人无斗志，可以追之，明早不敢来也。若纵其去，明日复来，又费力矣。”牛皋得令，与张宪、董先引铁骑追杀。金兵大败，自相蹂踏而死，及斩首者约有数千人，夺获马匹兵器无数。岳飞兵势大震，遂解庐州围。

岳飞奏：“襄阳等六郡人户缺牛、粮，乞陛下量给官钱，其欠官私钱帛者，尽悉免之。自金兵残破后，百姓流离失所，各散为盗者，处处如是。圣明可颁诏，着令州府县官至诚招抚。朝廷以其多得流亡者，优之以重赏。庶使黎民得以就业，盗贼也可屏息也。”高宗允奏。升岳飞清远军节度使、湖北洛、荆、襄、潭州制置使、神武后军都统制，封武昌县开国子。即差内侍赍御札到军前，抚问岳飞。诏曰：

敕岳飞：卿义勇之气，震怒无前。长驱济江，威声远畅。宜奋扬于我武，务深得于敌情。既见可乘之机，即为捣虚之计。眷慈忠略，岂非朕言。深念勤劳，往加抚问。故敕。十二月二十日付岳飞。

岳飞接诏谢恩，不在话下。

却说金师聂儿孛堇战败于韩世忠，渡淮北归。时挾懒兵屯泗州，兀术屯竹整镇，被世忠阻扼。兀术会挾懒遣人以书币见世忠约战。世忠见兀术约战檄书，与众将议曰：“兀术虽屡挫吾军，其人骁勇，也劲敌也。彼众本不利于水战，是以不能取胜。今欺我众寡莫敌，长驱欲出镇江，为中国深寇。尔诸将各宜谨慎，把截江口险要去处，金人决难以济。”众将曰：“宣抚军令，谁敢怠慢。”世忠又唤过麾下王愈及数伶人，谓之曰：“兀术常先礼后兵，吾付尔二人黄橘、苦茗答之。若见兀术，且言张枢密督兵镇江，未暇以其情劳慰。”

王愈与两伶人辞世忠径至兀术军中，呈上黄橘、苦茗，具知“张枢密留镇江，视师镇抚，未有盛礼报答”。兀术闻张浚在镇江调兵，谓来人曰：“张枢密谪贬岭南，何得又在镇江？”王愈于袖中取出张浚所下文书示之。兀术变色，着令王愈等回，与部下议曰：“韩世忠机变百出，张枢密亲临镇江，我此一回必不利矣。莫若退师归金国，另作良图。”即令体探虚实起行。且看下回分解。

议防边李纲献策

是时高宗在平江，因虏兵来近，欲渡江亲自决战。赵鼎奏曰：“敌人远来，利在速战。当时便与争锋，虽是上策，然刘豫不亲自来，只使其子刘麟领兵到此，即日张浚催督四路兵出，敌人自不假为谋矣，何劳至尊与其决战耶？”高宗依其奏，即手敕令岳飞引兵东下。兀术闻知岳飞提兵东下，韩世忠把截江口，计无所施，与太子粘罕商议回兵。正遇十二月天气，连日阴晦，彤云四合，不觉落下大雪。怎见的：

彤云密布。撒梨花，柳絮飞舞。楼台谕似玉，向炉暖阁，院宇深沉。广排筵会，听笙歌犹未彻，渐觉轻寒，透帘穿户。

乱飘僧舍，密洒歌楼，酒帘如故。想樵人山径迷踪路。料渔人，收纶罢钓归南浦。路无伴侣。见孤村寂寞，招飏酒旗斜处。南轩孤雁过，唳唳声声，又无书度。见腊梅枝上嫩蕊，两两三三微吐。

大太子粘罕见营中雨雪交积，輜重衣甲皆湿，又值四路尽是宋军邀截，馈道不通，野无所掠，与众人杀兵而食，汉军各生怨愤。因谓兀术曰：“兵法云：盛暑严寒，皆不出兵。但此大雪，军士乏食，且又馈饷不继，我察部下各无斗志，决难驻留，可将人马分作前后两队退回，免被宋人制也。”兀术正在犹豫间，忽金国使命来到，报说：“金主病笃，着令太子、四太子等作急回兵，嘱咐后事。”粘罕、兀术闻此消息，即下令漏夜起营北回。众人得令，拔寨出离泗州而去，不在话下。齐太子刘麟、刘猊探知粘罕退去，自度孤兵不能独留，亦弃輜重而遁。

哨马报知行在。高宗闻虏兵已退，谓赵鼎曰：“近来将士致勇争先，诸路帅臣也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谢曰：“皆出圣断，臣何力之有焉。”帝复问曰：“金人倾国南侵，众臣无不恐惧，卿独言不足畏，何也？”鼎对曰：“金兵虽大，皆刘豫告讨将来，非其本心，战必不肯用命，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会张浚来见，帝语浚曰：“赵鼎真宰相也，此天使来助朕中兴，实宗社之福也。”鼎奏曰：“乘今虏寇已退，陛下须颁诏广采天下之言，预为恢复中原之计。”高宗允其奏，下诏以先前宰相议攻战备御，措置绥怀之方以闻。

是时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李纲上书曰：“陛下勿以敌退为可喜，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勿以东南为可安，而以中原未复，神州赤县陷为敌国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尚使强敌得以潜逃为可虞，则中兴之期可指日而候。议者或谓‘敌马既退，当遂用兵为大举之计’。臣窃以为生理未固，而欲浪战以侥幸，非制胜之术也。今朝廷以东南为根本，将士暴露之久，才用调

度之烦，民力料取之困，苟不大修守备，痛自料理，先为自固之计，何以能万全而制敌？议者又谓‘敌人既退，当自保据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谓祖宗境土，岂可坐视沦陷，不务恢复。若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敌势益张，而吾之所纠合精锐士马，日以耗损，何以图敌？唯宜于防守既固，军政既修之后，即议攻讨，乃为得计。其守备之宜，则当料理淮甸荆襄，以为东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镇尽在淮南、荆襄间也。今当以淮南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屯重兵以临之，分遣偏师进守支郡，加以战舰水军，上连下接，自为防守。敌马虽多，不敢轻犯。东路以扬州为帅府，而以江东财用给之。西路以庐州为帅府，而以江西财路给之。荆襄以襄阳为帅府，而以湖北财用给之。徐议营可使之赡养，假以岁月，则藩篱成。守备之宜，莫大于是矣。然后可以议攻战之利，亦当分责于诸路大帅。如淮东何之帅，则当责以收复京东西路。荆襄之帅，则当责以收京西南北路。川陕之帅，则当责以收复陕西五路。此事虽若落落难合，然在陛下圣意，先定于中，而以至诚不倦，决断行之，盖无不可战之理。至于择将之方，治兵之政，车马器械之制，号令赏罚之权，兵家皆有成法，无待于言。而战阵之间，因敌决胜临事制度者，无拘常论，又不可须图也。臣愿窃以为献者，在勿失机会而已。若夫措置之方，则臣愿先定驻蹕之所。今銮舆未复旧都，莫如权宜且于建康驻蹕，控引二浙绕盘江湖，运漕钱谷，无不便利，然进南有藩篱形势之固，然后建康为可都。愿陛下与二三大臣熟计之。绥怀之略，则臣愿先为自治自强之计，使中原陷溺之民，知所依先，益坚戴宋之心。”

又曰：“臣窃观陛下临御迨今九年，国不阨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坏；将骄而难御，卒惰而未练；国用匱而无赢余之蓄，民力困而无休息之期。使陛下忧勤虽至，而中兴之效邈乎无闻，皆诸臣误陛下之故也。陛下观近年以来所用之臣，慨然敢于天下之重自任者几人？平居无事，小廉曲谨，似可无过。忽有扰攘，则错愕无所措手足，

不过奉身以退。无下忧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补于国？而陛下安取此。夫用人如用医，必先知其神术业可以已病，乃可使之进药，而责成功。今不详究其术业，而姑试之，则虽日易一医，无补于病，徒加疾而已。大概近年间，暇则以和议为得计，而以治兵为失策；仓卒则以退避为爱君，而以进御为误国。苟请偷安，不为长久之计，天步艰难，国势益弱，职此之由。今天启宸衷，悟前日和议退避之失，亲临大敌，天威所临，使北军数十万之众，震怖不敢南渡，潜师宵奔。则和议之与治兵，退避之与进御，其效概可见矣。然敌兵虽退，未大惩创，安知其秋高马肥，不再来扰我疆场，使疲于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往时自南都退而至维扬，则河北、河东、关陕失矣。自维扬退而至江浙，则京东、京西失矣。万有一敌骑南牧，将复退避，不知何所适而可乎？航海之策，万乘冒风涛之险，此又不可之尤者。惟当于国家闲暇之时，明政刑、治军旅、选将帅、修车马、备器械、峙糗粮、积金帛，敌来则御，候时而奋，以光复祖宗之大业，此最上策也。臣愿陛下自今以往，勿复为退避之计。夫古者，敌国善睦，则有和亲；仇讐之邦，鲜复遣使。今金人造衅之深，知我必报，其措意为何如？而我方且卑辞厚帛，屈体以求之，其不推诚以见信决矣。器、币、礼物所费不貲，使輶往来，坐索士气，而又邀我以必不可从之事，制我以必不敢为之谋。是和卒不成，而徒为此扰扰，也非特如此于我自治自强之计。动辄相妨，实有所害。臣愿自今以往，勿复遣和议之使。二者既定，择所当为者，一切以至诚为之。俟我之政事修，仓廩实，府库充，器用备，士气振，力可有为，大议大举，则兵虽未交，而胜负之势决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则是非明，赏罚当，自然藩方协力，将士用命，虽敌强不足畏，逆臣不足忧，此特在陛下方寸间耳。”帝以诏褒谕之，而不能用。

岳飞上疏曰：“即今二寇不战而退，国中必有内难。臣愿以妻李

氏，长子岳云，次子岳雷送赴行在为质。臣乞会合诸将，乘此机会，掩杀刘豫，收复两京，庶快平生之志，以尽臣子之职。”上览其言，不听。话分两头。

诏岳飞征讨湖寇

却说粘罕、兀术人马回至金国，太宗病已将危。命下：召入内寝，近卧榻前，嘱咐后事。粘罕、兀术入拜于榻边。太宗曰：“吾为金国皇帝一十二年，与中国屡年交兵，目下虽通使命，犹未见于成败，所虑者惟契丹也。我今病势沉困，料应难疗，今以大事嘱汝二人。我弟完颜亶笃厚恭谨，可任大事。汝等宜辅佐之，各怀忠义之心，以图悠久之计，勿自相疑忌，有生异志。”粘罕、兀术哭曰：“父皇所命，谁有乖违。”太宗言讫而卒。众人扶完颜亶为皇帝，庙号熙宗。亶乃太祖之嫡孙，金太宗以位让之，则不失其正绪，可谓贤于宋太宗远矣。金熙宗既立为皇帝，遵旧元是为天会十三年，令诸将修甲兵，复将大举南侵。忽使臣奏：“宋太上道君皇帝崩于五国城（年五十四岁），临终遗言，欲归葬内地。”金主闻奏，不许，惟下命以衣衾棺槨，依帝仪殡之。

时宋兵部侍郎司马朴，与奉使朱弁在燕山，闻帝讣音至，二人痛哭几绝。朱弁曰：“吾与君衔命，不得通问，既上已薨，当诣金国请命制服，庶不失臣子之礼。”司马朴曰：“为臣子闻君父丧，当致其哀，尚使请设而不许，奈何？”遂服斩衰，朝夕哭泣。金人义之而不责。

消息传于平阳驿，洪皓闻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词甚哀。乃为诗吊之曰：

紫微俄倾坠瑶空，宴驾惊传尺素封。尘世未归周穆骏，碧天先返鼎湖龙。梓宫寥落经千里，凤辇沉深隔九重。边塞孤臣怀仰切，不胜哀感暮云浓。